

## 憶恩師陳春齡神父

于玉金<sup>1</sup>

接到《神學論集》主編胡神父的電話邀約，請我寫篇懷念陳春齡神父的文章，思緒頓時回到 1976 年、大四選修陳神父教的「經驗哲學」一課。當時，對陳神父的第一眼印象是：個子不高、身軀微駝、著白衫、歷經滄桑、滿頭白髮的老神父。

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于玉金女士，輔大哲學系畢業，在貿易公司工作多年，現已退休。

輾轉得知，他剛從越南回到台灣。每每見他，在神學院通往文學院的路上踽踽獨行，心中總升起一種想法：他的駝背是否與處在多事之秋的越戰有關？

記得常常下課後，與陳神父針對課堂的問題提出討論，邊走邊談，一路從文學院走到神學院，現雖不記得當時所提的內容，但想必一定是膚淺簡單的強辯問題，或是為賦新辭強說愁的生活經驗。因為三十年後發現：自己的思考方式常是跳躍式的，不堪檢討。

此時回憶，帶出我的記憶及感受，突然心頭一震。原來我與陳神父曾共同經歷過不算短的散步談話時光，回想到多次我從神學院回到宿舍的心情，有雀躍不已、困惑不解、再三咀嚼神父的話，當下體會到，生命中我們常常忘記有許多曾經陪伴、照顧我們的人，他們像化作泥土中的肥料滋養我們，我們卻視之理所當然。想起，不禁令我淚流滿面。

或許與老師熟稔，畢業前夕，到神學院與陳神父話別，請神父贈言，期許自己「讀一流之書，莫做九流之徒」，陳神父叼著煙斗，給了我一句聖經的話「純潔如白鴿，狡黠如毒蛇」。這句話深鐫在我的心坎裏，三十年來，常在我的生活中，與好友分享，甚至告誡孩子。生活中的智慧，是如何讓別人不受到傷害，但也不讓自己受到傷害。這句話，常讓我去想我的動機以及意念是否純正，待人處世是否圓融無礙。

畢業離開學校後，就業不易，終覓一職，但常自嘆委身於行政工作，猶如有大鵬鳥之志於胸懷，卻未能展翅尋夢高飛。1979年某日下班，再度夜訪神學院，請教陳神父在現實與理想之中，如何取得平衡？陳神父看著我，告訴我「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，有時必須退而求其次」。陳神父啊，你或許不知道，

你這句話讓我重新調整自以為是的態度，去接受、去學習，在這個公司一待就是廿七年，從中也肯定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與自信。這句話，也讓我退休後避免了躁鬱症，讓我走過了生命中的不如意，剩下只問自己：是否盡人事？至於結果，就退而求其次，讓之順其自然的發展。

得知陳神父因摔跤造成腦溢血，我等速到耕莘醫院，見到神父神智不清，不能言語，卻又因手術需氣切抽痰，他的痛苦景象，令我心痛難過不已，只能祈求天主照顧。再次到醫院，已近一年，神父臉色紅潤、著白衫，乾乾淨淨像個小嬰兒，安祥自在地睡著。我只是靜靜地看著他，不敢打擾，我終於放下心，讚嘆教會全然的長期照顧。當時一般大眾家庭的經濟環境，實在無法負荷此長期、龐大的醫療安養費用。

多少的人事物，隨著時間巨輪，離我們越來越遠，慢慢地塵封在心裏深處。這幾天想起與陳神父相處的那段日子，看到那時的自己，是個少不更事、橫衝直撞、隨意要求的孩子。我不知道老師哪裏人？我不知道老師哪年出生，甚至什麼時候離開人世？我更不知道老師經歷過哪些痛苦，從沒與老師事先預約，來了就說、就問，神學院像是家門的一盞明燈，等著我隨時回來。我不是教友，但我相信天主給的是白白的愛。

赫然感覺到，陳神父笑瞇瞇地在神學院會客室門口，等著我。